

罪与法 绿色的幽灵

晋文著



目 录

秃鹫盘旋处.....	(1)
绿色的幽灵.....	(56)
熟悉的窃贼.....	(106)

秃鹫盘旋处

正午，骄阳如火，无休止地喷射出炽热的光焰。大地，被炙烤得发烫，不断升腾着燥热的气流，似乎要把一切绿色的生命烘干。

此时，这块内陆高原的山区，目力所及，见不到任何活物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如同一个鬼域的领地。

酷热，使山麓附近的庄户人家紧闭门窗，以抵御热浪的侵袭；就连专事在夏日吵闹的知了，也敛起令人生厌的双翼，悄悄地缩在树荫处。

山中，日光照射不到的谷底，有个打柴的中年汉子，背负近乎超过他自身体重的一大捆柴禾，正在艰难地蹒跚行走。他太累了，勉强捱到一座数十米高的陡峭山崖下，放下柴草，找了一块大青石躺下。困急不堪使他很快合上眼皮。不一会，他已是鼾声大作了。

突然，一大团黑褐色的阴影挟带着风声从他身上掠过。

他毫无反应。

黑褐色阴影再一次俯冲而来，扑啦啦落在他身

旁，贪婪的眼睛不停眨动，射出充满食欲的凶光。

他依旧睡意正酣。

黑褐色阴影伸展开强劲的翅膀，竟然在他脸上重重扇了一下。

“唉呀！”中年汉子一声大叫，从青石上蹦起。

黑褐色阴影迅疾腾空飞起。

他揉搓着疼痛难忍已经青肿的粗糙面皮，仰起头看去——

秃鹫！嗜食腐尸的大型猛禽！

“妈的，把老子当成了死人！”中年汉子盯住那个硕大的家伙，恼怒地骂着。

秃鹫仍作低空盘旋，不肯离去。一旦地面的猎物不再动弹，它便会重新猛扑下去，狠命啄食，美餐一顿。

盯上老子了！中年汉子心说。他抓起块拳头大小的卵石，企图报这一“箭”之仇。

秃鹫不再理睬他，落在了距他十多米的杂草丛中。

中年汉子轻手轻脚向它接近，希图一石飞去击中要害，置它于死地。

“唉呀我的妈呀！”他突然一声惊恐万状的嘶喊，扔掉正要投出的卵石，酷似惊了枪的袋鼠，抛下砍刀、柴禾，没命地逃去。



秃鹫也吃惊不小，再次升向天空，瞅瞅荒不择路的打柴人，盘旋几圈后又俯冲下去。

一

寻人启事

赵筠，男，32岁，身高1.73米，圆脸，尖下颏，留平头，于1985年7月3日离家，至今未归，有知其下落者，请速告东山市公安局或东山市机械厂。

赵筠系东山市机械厂三车间主任。7月3日是厂休日，他清早起来对妻子说要去找一个朋友，午饭以后回来。但其妻第二天凌晨被雷声惊醒后，才发现丈夫未归，这才着了慌，央人四下寻找。赵筠的几个朋友都说未曾见到他。东山市机械厂随即也派人冒雨各处查询，仍毫无结果，只好于四日下午求助于市公安局。公安局遂于5日在市晚报及电台发出寻人启事。两天以后，赵筠依然杳无音讯。

7日下午，几个山区农民匆匆赶到公安局，说是在距市区十几公里远的一座山崖下发现一具男尸。

我立刻随同刑侦处长等数人火速赶往那里。

尸体仰躺在崖下杂草丛生的乱石间，颅骨碎裂，

背部多处创伤，布满尸绿。由于连日的高温天气，尸体早已腐败不堪，蛆虫成堆，奇臭袭人，使我阵阵作呕。我虽已在公安局工作数年，经见得不算少，但今天的场面，还是平生绝无仅有，对于一个女子来说，实在难以忍受。

死者的面部和前胸已被秃鹫啄得稀烂，无法辨认面目。经初步判断，死者系落崖后重伤致死，他杀可能极大。我们立即登上崖顶，仔细搜寻犯罪的痕迹。然而，我们所看到的只有雨水流淌形成的印迹。几天前的一场大雨已使崖顶一切与案情有关的蛛丝马迹荡然无存。我想，犯罪一定是在下雨之前了。就在痕检工作将告结束时，刑侦处长在一处石缝里，抠出一粒蚕豆大小的面包渣，他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。至此，现场勘查结束。

法医对尸体剖验后得出结论：死者死于7月3日11点至1点之间，死前吃过面包、香肠一类食物，饮了一定量的酒。酒量可使其醉倒，但不会致死。

死者的衣裤经赵筠的妻子辨认后，她认定是丈夫所穿。特别是死者相貌复原后的照片，得到了赵筠的妻子和父亲的肯定。

死者乃赵筠，已确认无疑。

刑侦处长主持完简短的案情分析会议后，组成了包括我在内的侦破小组，会议确定，侦查目标首先是

赵筠生前的所有朋友和仍在来往的熟人。

我们分头行动了。

第一天，我走访了八个人，他们都对赵筠离家出走的情况一无所知，并且均有3日那天干了些什么的证人。

坦白地讲，我承认，今天的侦查一无所获，是一次失败的行动，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。我带着沮丧的表情回到家里，在日记本上简要地写下了询问结果：

“……赵筠的八个朋友中，有七个对他或多或少流露出不满情绪，说这小子当了个不上品的芝麻官儿，变得牛起来了。另一个名叫郭正平的人却对赵筠评价甚高，尽是一些诸如‘有魄力的改革家，青年企业家，领导、管理有方’之类的话。而对赵筠的死，他表现出深深的遗憾，但很少有悲痛的成分。”

这些，就是我一天奔波的唯一“收获”，它对于侦破此案的价值究竟有多大，甚至于说有无价值，眼下，我是不可能知道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决定去走访死者的妻子王芬芬。

王芬芬与三四岁的儿子呆在家里。她表情极其悲怆，屋里笼罩着凄惨的气氛。

这是一套两室一厅，结构入时的住房。映入我眼帘的，是全新的配套现代化电器用具。我暗暗钦佩赵筠

夫妻家庭建设的才能。组合不过几年的家庭，能达到现在这种理想的水平，不能不受到同龄人的青睐。我是个即将出嫁的姑娘，虽然并不想刻意追求排场，但這些能给今后的生活带来诸多方便和乐趣的东西，也难免使我心弦一阵颤动。

我不想直接挑明来意，进屋便询问赵筠的生活、工作情况和所接触的人，从中发现案件的线索，而打算以拉家常的慰问方式开始谈话。虽然我的来意对方不问自明，但尽管如此，我认为还是应当想法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感，使她心理及精神趋于正常，神经放松，感情能够自然地流露，侦查效果就会好一些。

我先说了一番同情、安慰，能够融洽双方感情之类的话，然后拿出事先买好的一辆玩具小轿车送给她的孩子。母子俩都流露出感激的目光。

时机已到，我便顺其自然地向正题接近。

“你们都是持家能手，看这孩子多幸福，这么点年纪，家庭已经现代化了，我们象他这样小的时候，哪有这些东西。”

“是啊，都是这几年连着调了几次工资，他爸爸去年又提拔为车间主任，还有职务津贴，本来生活满不错，可是现在……！”王芬芬又抽嗒起来。

“他爸爸的工资一定比你高了？”

“是的。我在印刷厂，轻工业工资低，每月都算

上能挣七十多块，他爸爸一百出头。”

我无目的地暗自迅速计算了一下，感到即使这两三年工资提高不少，但赵筠家要达到目前电冰箱、大屏幕彩色电视机、多功能收录机等等应有尽有的状况，实在不大可能，除非另有来钱的路子。或许与人合伙做了什么买卖，从中提成、回扣什么的。对，现在可以转入正题了，了解赵筠与什么人往来频繁。

“近一个时期很时兴做生意，挣钱又快又多，赵筠如果也在这方面施展一下才能，收入就会更多一些。”我说完紧瞅着王芬芬的表情。

“我倒说过他，可他说工作太忙，脱不开身，还说钱也不少了，够花。”

“他的朋友们没有劝他合作吗？”

“唉——！自他当了主任，没空跟朋友往来，都把人家得罪了，只剩下郭正平一个了。”

一股失望的惆怅涌进我的心头。看来寻找赵筠朋友中的可疑人这条路在我这儿是走不通了。我已做了调查，郭正平7月3日绝无作案可能，以后几天的行踪也很明了。

“赵筠那天说中午就回来，你等到下午没见他就应该去找他。早些派人寻找或许还不致出事。”我只得摸索另一条路。

“这几个月他说工作太紧张，想散散心，几乎每

个星期天都不在家，说是跟人出去游玩，回家的时间总没准儿，可从不在外过夜，所以那天后半夜我见他还没回来，才着了急。”

“跟谁出去玩？”我立即兴奋起来。但只是在心里，面部仍做出坦然平静的样子。

“他说是新结识的朋友，没见过，没登过门。”

——新结识的朋友，没见过，没登过门。

赵筠的这个朋友是谁呢？我的脑海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凭我的直觉，王芬芬的话不是谎言。如果赵筠与这个所谓的“新朋友”相处得甚为密切，每个星期天都要在一起欢聚的话，此人为什么与赵筠结识数月之久，竟然没有登过赵家之门？我权且把这个人当做男子。是赵筠不让他来，还是他不愿来，或者兼而有之呢？而不愿出现在赵家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他们会面后又是在干什么呢？一连串的疑问接踵而来。我推断，其间大概有什么隐衷，包括对王芬芬也得瞒着。将赵筠葬身崖底的凶手，很可能就是这个隐藏在帷幕中的诡秘人物。他们之间的“密切”关系，决不是正常的。我决定，下午去机械厂调查，设法找到赵筠的这个“新朋友”。

直觉又不时提醒我，找到这个人，不可能易如反掌。是啊，赵筠连妻子都不让见到的人，厂里的人怎

么可能知道呢。在机械厂如果真的不能轻易找到这个人，我的如上推测就应当成立。但我还是希冀找到他。

我不再耽搁，匆匆告别了王芬芬，赶往公安局。

刑侦处长同意了我的建议——下午的调查方向是东山市机械厂。

处长还告诉我，侦破小组的另外两名侦查员，对赵筠其他朋友的调查，同样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
走出公安局，我决定赶紧蹬车回家，午饭后好好休息一下，攒足精神，干出个样子，争取在我身上改变目前的局面。

我转瞬间赶出七八里的路程，把自行车停在院门口，急急推门进去。

我的一只脚还没踏上家门檻，脸上却被一根韧性很强的丝线似的东西缠住了。

——蜘蛛丝。我生气地在脸上胡乱抓了几把，把它抹去丢开。无意间，我仰头向房檐下瞅了一眼。一张酷似笨篱的蛛网傲然挂在那里，上面密密麻麻沾满了米粒和豆粒大小的飞虫，还有两只蝴蝶和蜻蜓。所有的飞虫都已被死死缠住了手脚，静静地呆着。有的已被蜘蛛吸干了骨髓和血液，只留下一具空壳在上面；有的，虽经百般折腾，但愈挣扎愈被缠得紧，终究精疲力竭，一动不动了，乖乖地等待着“空壳”们

的命运。那蝴蝶和蜻蜓，仍在不停地扑腾翅膀，但同样是徒劳的，绝难避免成为蜘蛛的一顿佳肴。我站在屋檐下，默默地想，这些罹难者，无非是为了生存下去，才东奔西忙寻找食物，可它们为什么不在偌大的空间求生存，却偏偏投进专为它们设置的小小罗网呢？也许，“八卦阵”的编织者，很清楚这些“飞来将”们的习性和嗜好，因而在它们的必经之地张网以待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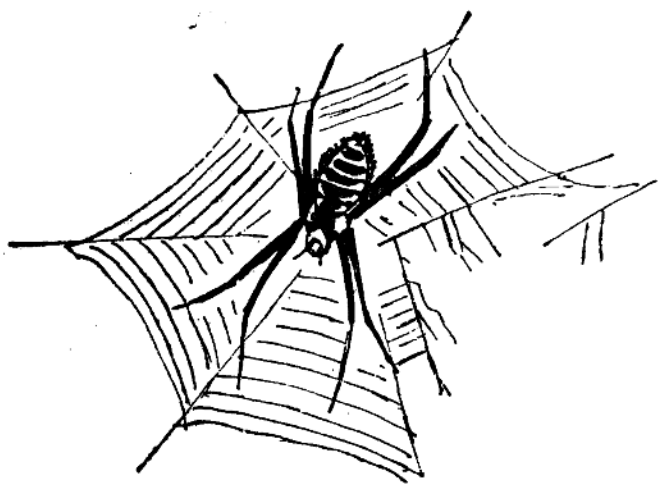
一只牛眼大的蜘蛛又从房檐的洞穴钻出来了。它迈着方步，悠然自得。

刚才，它正在贪婪地吸吮昆虫的汁液，由于我扯动挂在脸上的那根蛛丝，蛛网受到震动，它可能以为又有个头更大的猎物前来送死，便迅速遁入洞窟，等待新的美餐。这会儿，它大概又认为新的殉难者已经结束手就擒，便出来换换口味。

我还是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，唯有罗网的编织者才能在自己的王国里为所欲为，纵横无阻。

突然，一只惊飞的麻雀迅疾飞过，把蛛网撞开个窟窿，大蜘蛛险些掉了下去。但它凭借紧抓着一根比毛发还细的网丝便很快爬了上来。只一会，窟窿没有了，我的面前，又是一张完整的网。

我对网丝的坚固和蜘蛛的结网能力，再一次感到惊愕。



二

下午，会议在东山机械厂会议室开始。我和另一名侦查员是这次会议的主角。与会者还有厂长、车间主任、保卫干事和赵筠所在的三车间的几名工人，共十多个人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们已做过调查，赵筠遇害前与厂里交往较多的几个人都不在三车间工作。经查证，他们没有犯罪的可能。而三车间今日在座的几名工人，却都是女的，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奇怪。为什么一个男的也不来呢？

我禁不住问：“三车间没有跟赵筠比较近乎的男同志吗？”

“哦，那些男的现在都不在本厂工作。”回话的是一位厂长。

“怎么……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厂现在生产不景气，但企业有了自主权，厂里同意各个车间搞外加工。所以，三车间揽了桩生意，给牧区生产一批网围栏。现在男同志都离厂到百十里外的牧区安装网围栏去了。他们签订了一包到底的合同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我随即又问：“这些人谁近来与赵筠关系密切？”话一出口，我立刻意识到，这句话问得实在可笑。他们既然都在百十里外的牧区，何以能在近来与赵筠关系密切。但已经说出，不好收回。

“这个……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”厂长赶紧摆摆手。

我对这个厂长这么急于表示不了解情况的样子感到不快，就把目光转向另一个车间主任。

“他们和赵筠的关系无所谓远近，上下级关系，都能过得去。”这个车间主任回答说。

“这些人已经去了多长时间，周末也不回家吗？”

“有三个月了吧。牧区是没有星期天的，再说他们搞了承包，每天都紧着干，收入可不低呀。”

那个厂长赶紧接过话碴说：“不仅如此，他们给车间和厂里赚了不少钱。这多亏赵筠经营得好啊。他

可是个有才干、有魄力的年轻人。可惜呀——！”他说毕环视一下众人。

我留意地观察着这个厂长说这番话的神态，隐隐感到，他很想在人较多的场合寻找机会褒奖赵筠。

“怎么没派些女同志去？”我又问。

“这……这就是赵筠的事喽。”那个车间主任连连摇头。

厂长也赶紧摊开两手，以示无可奉告。

我的心中泛起疑惑纳闷的波澜：厂长为什么每当我问及赵筠时，就急忙一言以蔽之呢？否则便是为赵筠美言。他的态度很耐人寻味。

我决定变换一下策略，转向那几个车间女工。她们自进入会议室，还一言未发。

“你们以前都在赵筠的领导下工作，应当说对赵筠很了解。他在平日的工作中同谁接触多一些，特别是案发前与什么人关系密切，请谈一谈，不要有顾虑，一切放心，我们决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。”我很注重说话的速度和语气，竭力使声调和缓、亲切。

我耐心地等待着她们的反应。但，好一会，她们有如泥胎，头也不抬，就象根本没听见我的话。我只好把刚才的话又复述一遍。

她们几个总算稍稍抬起了头，却依旧不答话，更

不看我，只是相互间不停地斜视。我明白，她们是在互相推诿，谁也不想回答我的问话。

我蓦地醒悟过来，厂长刚才所做的回答，其实已经定了调子，对赵筠的事，只准装聋作哑，一问三不知，再不就只能为他评功摆好。一股强烈的怒火直冲我的头顶，我直感到两颊阵阵发烫，两眼紧紧盯着那个厂长。

同时，这个厂长的一双黄眼珠也对那几个女工射出一闪即逝的光。

他的眼神，对她们来说，无异于一记具有强大威慑力的鞭子。我看得真切，她们稍稍抬起的头又重新低了下去。

厂长的目光在收回的当儿，许是瞥见了我的视线正对着他，便故作自然地点燃一支烟，而后慢吞吞对女工们说：

“你们知道什么，就说什么，不过可不能乱说，免得给警察同志的破案工作造成麻烦，走入歧路。也就是说，当讲的要讲，不当讲的就不要讲。”

他的话，对她们又是一记有力的鞭子。

我不流露内心激愤的情感，倒要看看他的拙劣表演。

一个女工噤嘴了好一阵，终于说话了：“赵主任，他……挺好的，工作很负责任。”